

美国《读者文摘》菁华译丛

Reader's
Digest

愚人的天堂

杀夫

“蒙娜·丽莎”失窃之谜

幸运的彩票

福特小传

与上帝订立同盟的人

较量

赌注

小城岁月

走出深渊

小说集锦

“小说选载”是《读者文摘》中最受人欢迎的栏目之一，它刊登的小说是当代最精彩、最畅销、最轰动的作品。本书选译（或节选）了八十年代以来刊登在《读者文摘》上的十七篇小说，通过这个窗口，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这些小说本身的艺术魅力，而且能够窥探世界文学的潮流。

从余主编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54.58 128

美国《读者文摘》菁华译丛

小 说 集 锦

从 余 主编

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美国《读者文摘》菁华译丛

小说集锦

从余 主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插页 194千字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000

ISBN 7-224-00757-9/I·168

定价：3.30元

目 录

愚人的天堂.....	(1)
杀夫.....	(6)
“蒙娜·丽莎”失窃之谜.....	(14)
呼救的妇女.....	(43)
幸运的彩票.....	(51)
“我永远不会忘记你”.....	(56)
福特小传.....	(64)
与上帝订立盟约的人.....	(99)
较量.....	(136)
儿子.....	(145)
大海中的生死搏斗.....	(182)
赌注.....	(217)
奶奶，再见.....	(224)
小城岁月.....	(229)
牧羊人的童话.....	(271)
无事生非.....	(276)
走出深渊.....	(281)

愚人的天堂

艾萨克·巴舍维斯·辛格

从前，在某个地方，住着一个名叫卡迪西的富人，他的独生子名叫阿瑟尔。卡迪西家还住着一个远亲，一位名叫阿克莎的孤女。阿瑟尔高高的个儿，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。阿克莎长得碧眼金发，十分美丽。两人差不多大小。小时候，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学习，一起玩耍。人们都认为，长大以后他们准会结成夫妻。

但是，他们长大以后，阿瑟尔却突然得了病。这是一种人们从未听说过的病：阿瑟尔认为自己死了。

他是怎样产生这个念头的呢？他有一个老女佣，这个老女佣经常讲关于天堂的故事。她告诉过阿瑟尔天堂里不必工作或学习。天堂里吃野牛肉和鲸鱼肉；喝上帝为末日审判备下的美酒；人们早睡晚起；人们不必负什么责任。

阿瑟尔生性懒惰。他讨厌早起和学习。他明白，总有一天他得接过父亲的事业，而他又实在不情愿如此。

因为入天堂的唯一办法是死，因此，他打定主意尽快死去。他对这件事想得太多了，以致于不久便开始认为自己已经死了。

他的父母当然十分焦急。阿克莎偷偷地哭泣。他们用尽心机，试图说服阿瑟尔他还活着，但他不相信他们。他会

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埋了我？你们看到我已经死了。你们使我不得进入天堂。”

他们请了许多医生来给阿瑟尔作检查，所有的医生都试图说服他他还活着。他们指出：他还会说话吃东西，这就足以证明他没死。但不久，阿瑟尔就开始很少吃东西，也不大说话了。他的家人怕他真的会死。

绝望中，卡迪西前去请一位以其知识渊博智慧出众闻名的大专家。这位大专家就是约治博士。听了对阿瑟尔病况的描述后，他对卡迪西说：“我答应8天之内治好你儿子的病，但有一个条件：我让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必须做什么，尽管也许这些事情看来十分荒谬。”

卡迪西答应了，约治博士说他当天就去看阿瑟尔。卡迪西回家后，告诉他的妻子、阿克莎以及仆人们按博士的指示行动，不得提出疑问。

约治博士到后，即被带到阿瑟尔的房中。那孩子躺在床上，由于禁食而变得苍白清瘦。

博士看了阿瑟尔一眼，叫了起来：“你们为什么把一具尸体放在这里？你们为什么不举行葬礼？”

听了这些话，卡迪西夫妇十分惊恐，但阿瑟尔却笑了一下，脸都亮了起来，他说：“瞧，我没错吧！”

卡迪西夫妇虽然被博士的话弄糊涂了，他们记得博士的要求，因此立即同意安排葬礼。

博士要求把房间布置成天堂模样。周围墙上挂着白缎子。窗户关闭，窗帘遮得严丝合缝。日夜点着蜡烛。仆人们穿着白衣服，背上有两只翅膀，扮作安琪儿模样。

阿瑟尔被放在一个不加盖的棺材里，举行了一次葬礼。

阿瑟尔高兴极了，在葬礼过程中就睡了过去。他一醒来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。“我在哪儿？”他问。

“在天堂里，老爷，”一个带翅膀的仆人回答。

“我饿极了，”阿瑟尔说。“我要些鲸鱼肉和圣酒。”

仆人头目拍了拍手，随即进来了一些带翅膀的男女仆人，他们捧着金盘，里面装满了肉、鱼、石榴、柿子、菠萝、梨子。一个长着长长的白胡子的高个子仆人捧着一只盛满美酒的高脚酒杯。

阿瑟尔饱餐了一顿。吃完后，他宣布要休息一会。两个安琪儿给他脱了衣服，为他洗了澡，把他抬到一张铺着丝绸床单和紫色天鹅绒华盖的床上。阿瑟尔立即沉入了甜蜜梦乡。

他醒来时正是早晨，但房间里还是跟昨晚的情景一样。窗户紧闭，蜡烛高照。仆人们一看到阿瑟尔醒来，就端来了与昨天一模一样的食物。

阿瑟尔问道：“有牛奶、咖啡、新鲜面包和黄油吗？”

“没有，老爷。天堂里的人经常吃同样的东西，”仆人回答。

“现在已是白天了，还是仍在晚上？”阿瑟尔问。

“天堂里既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。”

阿瑟尔便又吃了鱼、肉、水果，喝了酒，但胃口已没有前一天好了。吃完后，他问：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天堂里时间是不存在的，”仆人回答。

“那我现在做点什么呢？”阿瑟尔问。

“我的老爷，在天堂里，不需要做任何事情。”

“其他圣徒在哪儿呢？”阿瑟尔询问。

“在天堂里，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的地方。”

“不能去拜访吗？”

“在天堂里，住处离得太远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得用几千年的时间。”

“我的家人几时才能入天堂呢？”

“你的父亲还能活20年，你母亲更长，还能活30年。只要他们活着，就不能到天堂来。”

“那阿克莎呢？”

“她还能活50年呢。”

“在他们到来之前，我得一个人呆着吗？”

“是的，老爷。”

阿瑟尔摇了摇头，沉思了一会。然后他问道：“阿克莎将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现在，她在哀悼你。但她迟早会忘了你的，她会遇到其他年轻人，跟他结婚。人活着总是那样的。”

阿瑟尔站起身来，来回走动。这一年中他第一次有了做点什么的愿望，但在天堂里他无事可做。他想念他的父亲；他记挂他的母亲；他思念着阿克莎。他希望学习点什么东西；他梦想旅游；他想骑马，想与朋友们谈天。

不久他就到了无法隐瞒忧郁的时候。他对一个仆人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了活着并不像我以前所想的那么坏。”

“我的老爷，活着是很难的。活着得学习、工作、做生意。在这里却一切都很容易。”

“与其坐在这里，我宁愿去劈柴抬石头。我将在这里坐多久呢？”

“永远。”

“永远呆在这里？”阿瑟尔绝望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

“我宁可杀了我自己。”

“死人是不能自杀的。”

第八天，当阿瑟尔已达到绝望的深渊时，一位仆人根据事先的安排进来对他说：“我的老爷，发生了一个错误。你还没死。你必须离开天堂。”

“我活着？”

“是的，你活着，我将把你带回地上。”

阿瑟尔高兴极了。仆人蒙了他的双眼，领着他在家中的长廊里绕来绕去走了好一阵，带到了他的家庭正在等待他的房间里，摘下了蒙眼布。

这是明朗的一天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非常灿烂。门外花园里，鸟儿鸣唱，蜂蝶飞舞。阿瑟尔高兴地拥抱亲吻了他的父母亲和阿克莎。

他对阿克莎说：“你还爱着我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爱你，阿瑟尔。我忘不了你。”

“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该结婚了。”

不久便举行了婚礼。约治博士是婚礼上最珍贵的客人。乐师们奏着乐；客人们从遥远的地方赶来。大家都给新娘新郎带来了很好的礼物。庆典持续了七天七夜。

阿瑟尔和阿克莎非常幸福，两人白头偕老。阿瑟尔不再懒惰，成了远近最勤快的商人。

直到婚礼结束，阿瑟尔才知道约治博士是如何治愈他的，也明白了他的八天是生活在愚人的天堂里。后来，他和阿克莎经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儿孙们听，并经常用这句话作结：“但是，当然，天堂究竟是怎么样的，谁也说不上来。”

（白 露 编译）

杀 夫

罗德·达尔

房间里暖融融的，十分整洁，窗帘拉下来了，两个台灯亮着——她的以及那把空椅子对面的。玛丽·马洛尼正在等待她丈夫下班回家。

她的周围有一种轻缓的、喜气洋洋的气氛，她所做的事情也带有这种气氛。她正在做缝纫活，低垂的头出奇地安静。她的皮肤——由于她怀孕已经六个月了——呈透明色，她的嘴唇极其柔软，那双眼睛也似乎比以前更大、更黑。

当时针指向4点50分时，她听到了汽车车门砰然关上的声音，钥匙插进了门锁。她把缝纫物放到一边，站起身来，迎上前去吻他。

对她来说，这往往是个快乐的时刻。她心满意足地静静坐着，在一人独处了长长的几小时之后，享受与他相守的甜蜜。她喜欢他随随便便地坐在椅子上的样子，喜欢他进门或迈着大步缓慢地穿过房间的姿态。她喜欢他看她时那种专注而又恍惚的神色，喜欢他的嘴巴的有趣形状，喜欢他沉默着恢复疲劳的神态。

“我想这简直是一个耻辱，”她说：“他们竟然让一个老资格的警察整天东奔西跑。”

他没有接话，因此她重新埋下头去做活。

“亲爱的，”她说。“我给你去拿些奶酪来好吗？我没准备晚饭，因为我想我们出去吃吧。”

“不，”他说。

“如果你累得不想出去的话，”她接着说：“做晚饭也还不算晚。冰箱里有足够的东西，你可以在这里吃，甚至用不着离开椅子。”

她的眼睛停留在他身上，等待着一个回答，一个微笑，一个点头，但他没有作任何表示。

“要不，我先给你拿些奶酪和饼干来吧。”

“我不想吃，”他说。

她不安地在椅子上动了一下，那双大眼睛还停在他身上。“但你必须吃晚饭。我们可以吃羊肉片。或者吃猪肉。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冰箱里什么都有。”

“别提它，”他说。

“但是亲爱的，你必须吃！我去准备，吃不吃随你便。”

她站起身来，把缝纫物放在灯边。

“坐下，”他说，“只要一会功夫，坐下。”

她慢慢地退回到椅子上，那双大大的、满是迷惑的眼睛始终看着他。

“我有事跟你说，”他说。

“什么事，亲爱的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他一动不动，他的头一直低着，从侧面射过来的灯光照着他的上半个脸，而他的下巴和嘴唇藏在阴影里。她注意到他左眼角附近的肌肉在跳动。

“恐怕这对你是一个打击，”他说。“但我已决定最好

的办法是直言相告。”

时间不长，最多四五分钟，她始终非常安静地坐着，混乱恐怖地看着他，感到他离自己越来越远。

“事情就是这样，”他补充说。“我知道告诉你会很糟糕，但没有其他办法可想。我当然会给你钱，使你受到照顾。我希望你别吵闹，那对我的工作不很好。”

“我去准备晚餐，”她低声说。这次，他未加阻拦。

她的第一个冲动是别相信这事。也许，如果她像没有听到这些话似地去做事的话，她会发现什么都没发生。

当她穿过房间时，感觉不到脚与地板的接触。她什么都不能感觉。什么动作都是机械的——下楼去储藏室，开灯，开冰箱，把碰到的第一样东西拿出来。

一只羊腿。

很好，晚饭就吃羊腿吧。她拿着它上楼，走过起居室时，看见他面向窗户背对她站着，就停了下来。

“看在上帝份上，”他说，但没有转过身来。“别为我准备晚餐。我要出去。”

听着这话，玛丽·马洛尼想都没想，径直走到了他的身后，没有片刻犹豫，她高高地扬起了那只冻羊腿，并朝他的后脑勺拚命砸了下去。

这一腿下去，就像一铁棒砸下一模一样。

他倒下地板时的撞击声、小桌子翻倒的声音帮助她从震惊中挣脱出来。她慢慢地走了出去，感到寒冷和惊讶，她站了一会儿，看了看那具尸体，那只可笑的羊腿仍然紧紧地抓在她的手上。

我杀了他，她对自己说。

突然，她的脑子变得十分清醒。作为一个侦探的妻子，她十分清楚将受到怎么样的惩罚。那没什么，反正什么都一样。事实上，那将是一种解脱。但是，孩子怎么办呢？法律对于怀孕的杀人犯是怎样规定的？

玛丽·马洛尼不知道这一点。她不想碰运气。

她把那羊腿拎到厨房，放进一只锅里，开着了炉子。然后，她洗了手，照着镜子。她挤出了一个笑容，但那看起来很古怪。“你好，山姆，”她大声说，“给我来点土豆。”这声音听起来也很古怪。

她重复了好几遍，穿上外衣出门了。

已经6点了，杂货店里还亮着灯。“你好，山姆，”她愉快地说，微笑着看着柜台后面的老板。

“哦，晚上好，马洛尼太太。你好吗？”

“我要些土豆，山姆。对了，还要一听豆子。”

山姆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了豆罐。

“帕特里克说他累了，今晚不想出去吃饭，”她对他说。“你知道，星期四我们常出去吃晚饭，因此家里没备蔬菜。”

“那么再买点肉怎么样，马洛尼太太？”

“不了，我有肉，谢谢。我冰箱里存着一条很好的羊腿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我不喜欢煮冻肉，山姆。你想冻肉好吃吗？”

“各人各喜爱，”老板说，“我想冻肉与鲜肉没有什么不同。你要爱达荷土豆吗？”

“哦，是的，那挺好。买两个吧。”

“还要点什么吗？”老头把头歪到一边，愉快地看着她。“你想再给他吃点什么呢？”

“嗯——你说呢，山姆？”

老板在他的店里扫视了一周。“来一大块奶酪饼怎么样？我知道他喜欢吃这个。”

“很好，”她说。“他喜欢吃这个。”

当东西包好，款已付清之后，她露出了一个最欢快的笑容说：“谢谢你，山姆。晚安。”

“晚安，马洛尼太太。也谢谢你。”

当她急匆匆地往回赶时，她对自己说她是回家到丈夫身边去，他正等着吃晚饭呢；她一定要尽量做得可口些，因为这可怜的人儿累坏了；如果——她走进家门时想——自己发现了什么不寻常的事，或悲惨、恐怖的事，对自己来说当然是一个打击，自己会悲伤害怕得发疯。她并不是在期待发生什么事。她只是帕特里克·马洛尼太太，正拿着蔬菜回家给她丈夫做晚餐。

因此，当她从后门进屋时，还轻声哼着小曲，微笑着。当她看见他躺在地板上时，确确实实受到了一个打击。从前的爱和对他的盼待一齐涌上心头，她在他身边跪了下去，开始撕心裂肝地哭起来。这很容易。根本无须做作。

几分钟后，她站起身来走向电话机，对方一接话，她就叫了起来：“快！快来！帕特里克死了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马洛尼太太，我是帕特里克·马洛尼太太。”

“你是说帕特里克·马洛尼死了？”

“我想是的，”她抽泣着说。

“就来，”电话那头的人说。

汽车很快就到了，她打开前门，两个警察走了进来。两个人她全认识——管区内的所有警察她差不多都认识——她一下子扑向杰克·努南的怀抱，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。

她简短地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去杂货店，回来时如何发现他倒在地板上。当她边哭边讲时，努南在尸体的头部找到了一块已经凝结的血斑。他指给奥马利看，后者立即起身去打电话。

不久，一个医生进入房间，随后又来了两名侦探，她知道其中一位侦探的名字。她又把她的故事讲了一遍，这一次是从头讲起：当帕特里克下班回家时，她正在缝纫，他累了，累得不想出去吃晚餐。她说了她怎样把肉放进锅里——“它现在还在锅里煮着呢”——她怎样去杂货店买蔬菜，回家时发现他已倒在地上。

“哪家杂货店？”一个侦探问。

她告诉了他，他向另一个侦探耳语了一阵，后者立即出了门。

15分钟后，他拿着一个纸条回来了，抽泣着的她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耳语——“……行为很正常……非常高兴……想给他做一顿可口的晚餐……豆子……奶酪饼……她不可能……”

过了一会，医生离去，又来了另外两人，把尸体抬走了。两名侦探和两名警察留了下来。

杰克·努南温柔地对她说。他告诉她，她的丈夫是被一个沉重的钝器击中后脑致死的，这件凶器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一块大金属。凶手可能把凶器带走了，但也有可能把它扔

了或藏在房屋周围的什么地方。

“这是老一套了，”他说，“一俟找到凶器，也就可以找到杀人犯了。”他还问她家里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作凶器，例如，一把大板头或一个重金属瓶之类。

他们没有任何重金属瓶，她说。

“大板头有吗？”

她说好象没有，但汽车间也可能有诸如此类的东西。

当他们忙着搜查房子时，她仍坐在椅子上。她听得到外面石子路上的脚步声，看得见偶尔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的手电筒的亮光。夜已深了，她看了一眼壁炉架上面的钟，已经快9点钟了。那几个人看来也越来越疲倦。

搜查继续进行。警官努南从厨房出来道：“马洛尼太太，锅还烧着呢，肉还在里面呢。”

“哦天哪！”她叫了起来。“我忘了！”

“我帮你关掉好吗？”

“关掉吧，杰克。太谢谢你了。”

当警官再次走出厨房时，她用那双大大的、黑黑的、泪汪汪的眼睛看着他。“杰克·努南，”她叫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和你的同事能给我做点好事吗？”

“我们愿意，马洛尼太太。”

“那好，”她说。“你们都是亲爱的帕特里克的的好朋友，你们在这儿捉拿杀害他的凶手。你们现在一定饿极了，我知道，如果我让你们空着肚子干活的话，帕特里克绝不会原谅我。你们吃了锅里的那只羊腿好吗？它现在已煮得恰到好处。”

“这绝对不行，”努南警官说。

“请吃了它吧，”她乞求道。“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碰。你们吃了它，是给我帮忙。吃完之后你们可以继续工作吧。”

四个警察犹豫了好大一阵，但他们确实饿了，最后，他们进厨房吃了那羊腿。那女人呆在原地，通过敞开的门可以听到他们的谈话，他们的嘴里塞满羊肉，因此话音含混不清。

“再来点吗，查理？”

“不了。最好别吃完。”

“她要求我们吃完它，她自己说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，再给我一点。”

“可怜的帕特里克一定是被一条大棒打死的，”其中一人说。

“因此一定很好找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

“不管凶手是谁，他都不可能把这样一件东西长时间带在身边。”

“我个人认为，凶器一定在房屋附近。也许就在我们的鼻子下面。”

在另一房间里，玛丽·马洛尼格格地笑了。

(厉 平 编译)